

战地记者讲故事



云端哨卡

■彭冰洁



插图/唐建平

“见到我们的战士，你会忍不住掉眼泪。”走上云端哨卡前一天，那里的战友这样对我说。

“不可能，什么大风大浪我没见过。”我回应。

那一次，我们从青海西宁出发至沱沱河，沿青藏铁路采访守护“天路”的武警官兵。

作为武警部队海拔最高的独立哨位，云端哨卡位于平均海拔4700多米的昆仑山腹地。这里气温低，昼夜温差大，空气含氧量仅有平原地区的一半。

从格尔木驾车一路西行，沿途看不到一点绿色。同行的战友告诉我，昆仑山的“春夏秋”只有短暂的3个月，立秋才不久，这里却已经迎来了漫长的“冬季”。

窗外是绵延不绝的戈壁。沿着空荡荡的马路向前开了不知多久，当车辆再次绕过一个急弯，灰白色的路尽头突然出现一抹耀眼的色彩，全车人立刻打起精神来。

距离那抹色彩越来越近了，它的形状逐渐变得清晰。那是一幅用石头拼成的中国地图，青色的石块垒砌、红色的砖块勾边，中间码放出“祖国在我心中”的字样。

战士们告诉我，这幅地图是用4万余块昆仑山石拼成的。数年间，一批批

官兵自发捡回石块码放成地图，高原的风雪再大，地图的样子也从未改变。

“每次看到这幅石头地图，我就会感觉自己的工作特别有意义。”大队长杨富祥这样对我说。

这是杨富祥走上雪山、守护天路的第14年。这些年来，他带领官兵用铁锹和双手，在山坡上修整出一条通往营区的路。这位老兵的眼角刻着深深浅浅的皱纹，脸上染着鲜艳的“高原红”，这都是高原阳光给予战士的勋章。

高原军人多是沉默腼腆的，杨富祥却不一样。他性格开朗又健谈，跟我们讲在高原种树的经过，全队官兵坚持了好几年，才种活营门外那几棵沙枣；讲战士们的父母，千里迢迢寄来家乡的花种，他们精心养育，终于开出几朵小小的花，大伙儿高兴得不得了；讲哨所的官兵如何练就“听声辨位”的绝技，凭声音就能判断出车辆与哨卡的距离、是货车还是客车、车辆是上山还是下山……说起这些，杨富祥脸上始终挂着微笑，眼里闪烁着明亮的光。

在杨富祥带领下，我们步行前往海拔4868米的云端哨卡。海拔升高让人头昏脑涨、胸闷气喘，沿着陡峭的石阶往上攀登，每一步都伴随着沉重的

呼吸和急促的心跳。狭窄的步道旁，是用于运送饮用水、食物等物资的索道。哨卡的战士告诉我们，如果遇上索道检修或大雪封山，官兵就得靠自己的肩膀运输生活物资。

短短110级台阶，我们走了十多分钟。每次停下休息，我都忍不住抬头仰望。高原的天蓝得深邃，“忠诚”石在山顶巍然矗立。我想，官兵数十年如一日地凝望这片耀眼的蓝天，心也会变得如冰雪一般纯净。

在哨楼，我见到了一级上士王赏。他刚刚下哨，有些拘谨地坐在阳光里，双手因紧张而不停在膝盖上轻轻摩挲。几年前，他的双脚因为跳进冰河救人而冻伤。从那以后，昆仑山的冬天对他来说格外难熬。

“怎么坚持下来的？”我忍不住问眼前这位老兵。

“没什么。”王赏的回答没有丝毫犹豫，“有些事情总要有人做。”

采访结束，战友们送我到哨楼前，天空突然下起了雪。纷纷扬扬的雪花飘洒在山巅，放眼望去，是一片纯白的世界。

“那年我来到雪域茫茫，当兵走上云端的哨卡……”任寒风吹过绿色的军营，让雪山见证信仰的海拔……”分别时，战士们唱起了《云端哨卡》，歌声回荡山谷间，伴随着我们下山的路。

我一路走一路回头，眼睛不自觉地湿润了。



彭冰洁

记者心语：

让新闻有温度，让文字有力量。

军营纪事

绿色营盘，铁血荣光

北风骤起，远方苍翠的青山染上了金色与红色的秋意。北部战区某边防哨所驻地，呼啸的江风在山谷之中引起阵阵回响。哨所官兵静静地守卫着山川河流，用无声的坚守诉说着别样的青春故事。

一

下连那天，看着车窗外白雪皑皑的高山、宽阔而萧条的冰河，来自重庆的新兵廖焱杉头一次见到这般“冰雪世界”，心中萌生一丝紧张。他意识到，自己的军旅生活第一课就是要学会与雪山、荒原、严寒相伴。廖焱杉至今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在这样的环境里跑武装5公里的感觉。那天，跑到一半，天空下起了雪，雪花打在他的脸上，像小针扎在皮肤上……

廖焱杉向往的军旅生活，是轰轰烈烈，是热血沸腾，是能像抗美援朝战场上的前辈们一样，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然而，日复一日巡逻的路线用低温和风雪消磨着他的年轻气盛，寒冷和孤寂成了这个年轻战士的第一个“敌人”。

一次冒雪巡逻，路滑，廖焱杉脚步不稳，眼看就要跌落雪坑。这时，身边的战友及时拉住了他。站稳后，廖焱杉与战友相视一笑，相互扶持、相帮互助的情谊似乎温暖了严寒的巡逻线。

随着廖焱杉一点点融入哨所大家庭，他慢慢感受到了集体的团结与温暖。他也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岗位虽然没有热血的冲锋陷阵，但边防哨所的戍守与巡逻，何尝不是另一种战斗？这种战斗是边防战士们不变的坚持，是不惧寒风暴雪的勇敢，更是军人对万家灯火、平安幸福的坚定守望。

二

哨位虽小，在地图上也许不过是一个微乎其微的“点”，但辽阔的版图，不正是由这一个一个微小的“点”组成的吗？微小汇聚成伟大，就像漫长的边境线，正是由一个个像他这样的普通战士巡逻戍守。夜深人静时，廖焱杉对自己说：“唯有经受住冬雪的洗礼，才能在漫长的人生赛道上，跑出自己的春天。”

三

“我以为自己有射击的天赋，没想到，下连后的第一次夜间射击脱了靶。”新兵刘泓彬从小就喜欢枪，他的

坚守的背后

■黄薇薇 柯青坡

三

从小在大连海边长大，姜帅对大海充满了特别的感情。入伍后虽然没能成为一名海军，去守护一片海，但姜帅成了哨所的一名战士，可以在江边巡逻，这依旧让他感到自豪。

江边经常刮大风。秋季的北风呼啸而来，带来即将在这里盘旋半年以上的冷空气。每当江风击面时，姜帅便会想到千里外的家人。他相信只要自己足够努力，就会像父亲出海捕鱼那样，经风斗浪之后满载而归。为了能够尽快适应岗位需要，姜帅把专业知识汇集成了口袋书，一有时间便拿出来翻阅，努力背诵，遇到问题就向老兵请教。很快，姜帅在同批新兵里面脱颖而出，多次被连队评为当月的“执勤标兵”。

一天，连长找到姜帅，郑重地说出了自己思考许久的决定。“咱们的炊事班人手紧缺，你之前在家干过厨师，先去炊事班帮一段时间吧。”连长的话，让姜帅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他也明白，炊事班保障着官兵的日常生活和身体健康，对于整个连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一想起要从巡逻守卫的战士变成大厨，他心里依旧酸酸的。

战友刘泓彬看出了姜帅的失落。于是，在姜帅生日那天，他特意煮了一碗热气腾腾的海鲜面送给姜帅。

海鲜面，是姜帅家乡的味道。在这远离故乡的寒冷北方，品尝到热气腾腾的家乡味道，让姜帅异常感动。刘泓彬宽慰姜帅：“做饭这不是挺有意思的吗？要不咱们轮换一下，你去训练，我去炊事班。”

姜帅摇摇头说：“虽然偏离了最初的愿望，但是现在，我的岗位就在炊事班，我要完成自己的任务。”

望着窗外飞舞的大雪，姜帅想到战友们经过一天的训练，一定饥肠辘辘了。他要为战友们准备健康营养的伙食，让大家在这片林海雪原感受到家的温暖。

梦想，是成为一名神枪手，像班长陈巨博那样在比武中为连队争光。射击前，他自信满满，射击后，他情绪跌落谷底。

那一天，巡逻刚开始，陈巨博就敏锐察觉到了刘泓彬的异样。巡逻结束后，陈巨博找到了独自凝望夜空的刘泓彬。荒原广阔，夜空黑得深沉，只有满天繁星闪烁。陈巨博拿出自己的军事训练笔记本交给刘泓彬，又向他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地详细讲解射击技巧。

陈巨博讲得认真，刘泓彬听得仔细，心里热乎乎的。刘泓彬十分清楚，将笔头书案的知识转化成技能，还需要付出更多努力。为了不辜负班长长期望，他在脚垫干劲的同时，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那晚，雪下了一夜。第二天，大雪把营区覆盖得严严实实，刘泓彬和廖焱杉一起进行清雪工作。他们共用一个木板合力推雪，不一会儿便满头大汗。

廖焱杉从未见过那么大的雪，刘泓彬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廖焱杉仍然干劲十足。他鼓励着刘泓彬，一边清雪一边哼着歌。慢慢地，刘泓彬被他带动了起来。二人配合默契，很快完成了工

忆小城的雨

■徐瑞滢

走。原来，她看到突然而至的暴雨，担心没带伞的我会被淋湿，特意来接我。那一刻，我被战友们的关心打动，心中一股暖流驱散了雨夜的寒凉。

某天深夜，驻地附近，一位战友的母亲重病入院，急需输血。符合献血条件的我们连夜乘坐大巴车从单位出发，前往医院献血。从医院返程时已经是清晨，连绵的乌云却挡住了阳光，洒下忧心的秋雨。车辆行驶上高速不久，车窗外便暴雨如注，我们安静地坐在车里，觉得分外寒冷。

突然，班长的手机铃声响起，打破了车厢内的沉默。我们接到了战友母亲已经脱离生命危险的消息，车上顿时欢呼一片。看着窗外景物飞逝，雨势似乎也减弱了不少，雨滴打在车窗，像奏响了欢乐的鼓点。当我们的车行驶到营区门口，雨点跳动在举手敬礼的哨兵手臂上，用它轻快的声音对我们说：“欢迎回家。”

还记得那一年，我与战友赴外地参加考试。在外短短几日，我们格外想念营区所在的那座小城，想念那里的雨，想念细雨中平稳起降的战鹰。原来，不知不觉中，营区的生活像细雨一样洒进了我们心中，成了一种特殊的牵挂。

营区有处荷花池，每到夏季，满池荷花盛开，湖面随清风荡起层层涟漪，淡淡清香四散在空气里，有时还能看到两三只小鸭子穿梭在荷叶中嬉戏。夏季雨水丰沛，荷叶时常环抱着一汪清澈的雨水在风中轻晃，为在荷叶下安睡的小鸭子们遮风挡雨。等到天气转晴，雨后的彩虹挂在天边，鸭子们抖抖身上的雨滴，游出荷花丛，在雨后晴朗的天气里晒太阳。

丰沛的降水也为植被提供了快速生长的条件。夏雨总喜欢在夜里悄悄降临，清晨时分雨过天晴，在这一昼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一阵秋风吹落了树上渐黄的叶，我望着树梢间撒下的斑驳光影，不免又念及那座常年水汽氤氲的西南小城。

我一直认为，人有两处故乡，一处标识着血脉，一处培养着心灵。

18岁那年，我背着行囊离家，孤身前往位于西南的军营，开启我的军旅生活。当新兵连结束，我坐着大巴车缓缓进入新单位时，心中的期待夹杂了紧张。营区里的一栋栋小楼在树林掩映中一字排开，仿佛在排队欢迎我们这些新兵。看到来接我们的老兵脸上亲切的笑意，我心里踏实了许多。因为年纪比较小，我在同年兵之中显得更为拘谨，一位老兵宽慰我：“不用紧张，到了这里就是回家了。”

下连当晚，天空开始飘雨，天气非常阴冷潮湿。老兵们担心我们着凉，拿出自己的旧军被，给了我们一人一床。那天晚上，我枕着雨声，盖着微潮的被子进入梦乡。不知为何，我的心情变得非常轻松，睡了一个香甜而安稳的觉。也许，轻叩窗棂的雨声可以让一切安静下来，雨声之中藏着令人心安的力量。

不久后，我第一次担负岗哨的值班工作，值班结束已接近熄灯时间。当我打扫完值班室的卫生，关窗户时发现天空又开始下雨。见状，值班干部将他的伞递给我，又叮嘱我雨天道路湿滑，路上小心。我撑着伞朝宿舍楼走去，这时已下起了倾盆大雨。雨水滴答作响，昏暗的路灯将光影投射在水坑里，水波之中灯影摇曳，静谧而优美。

快走到宿舍楼下，我看到一位同年兵正打着一把大伞匆匆向外



黄河(油画)

刘杰杰作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十月的天空

(外一首)

■牟春江

金秋，排云而上的雁阵
以诗情笼罩我
我在碧霄之上
以战鹰喷薄的尾焰
编织一串串壮美的红色

背景有高铁纵横交错
有火箭穿云腾空
有航母瀚海扬波

更有奉献无悔的青春热血
这背景是鲜活的
那是峥嵘岁月的凝结
是大美河山的底色

我要乘着飒爽的风
驾驶战鹰飞上十月的天空
在蓝天白云间放歌
看所有的青山都绽放笑脸
所有的绿水都流淌欢乐

我要在十月的天空
用往复巡逻的航迹
编织一枚中国结
献给金秋，献给祖国

地道战

战火在蔓延、大地在颤抖

侵略者的刺刀已逼近胸膛

没有足够的钱粮
更没有足够的钢枪
国土沦丧、民族危亡
地道战悄然登场

纵横交错，首尾相帮
如同革命者的筋骨
连接在大地深处
同仇敌愾的战士们带着火热的心
以大地为营
隐蔽迂回、神出鬼没

这是最勇敢的救亡
是必胜的信念在心底流淌
地道战
如汉字的一笔一划
在心底刻写不屈和坚强
连通胜利的光明
以弱胜强
奔向希望